

話劇

警覺的鐘聲

滿汝毅 著

黑龍江人民出版社

四幕七場話劇

警覺的鐘聲

滿汝毅 著

黑龍江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哈爾濱

內 容 說 明

某機車車輛製造廠的廠長，因工作上有些成績，又因「三反」「五反」時廠內沒有問題，便逐漸地滋長着驕傲自滿情緒。這種驕傲自滿情緒使他喪失了革命警惕性，提拔了一個穩藏的蔣賊特務做技術科副主任。這個特務多次地給國家造成了嚴重的損失，但廠長沒能及時清醒，認為一連串的事故都是技術問題，越法縱容了特務的破壞活動。直至黨委書記和公安人員將該特務的罪證全部擺出來後，才深信不疑，警覺起來。

警 覺 的 鐘 聲

(話 劇)

滿 汝 毅 著

*

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爾濱道裡電車街九號)

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01號

長春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黑龍江分店發行

*

書號：0037

字數：51,000字

一九五五年四月哈爾濱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2,101—4,100 定價：0.30元

地點：某機車車輛製造工廠。

時間：（一九五三年）國家工業建設時期。

人物：方北野——黨委會書記。

萬里——廠長。

傅慧敏——廠長的妻子，廠附屬醫院主任。

陰葛冲——老工人。

石英春——工人。

周牧之——工程師。

金志遠——國家驗收員。

鐵廣爲——保衛科主任。

康克——公安廳工作人員。

宋強哲——技術科副主任。

陳瑞玉——特務。

劉太和——工人。

小馬——工人。

大老張——工人。

李克——工人。

朱珍——護士。

小莉——護士。

公安幹部一人。

廠部秘書。

幹部甲、乙。

數名工人。

序 幕

時間：春天的早晨。

地點：勞動湖畔。

景：河灘的盡頭，一條長堤橫跨草地，岸邊密茂的垂柳飛飄着柳絮。這面擺着長椅。

幕啓：遠方像蒙了層薄霧輕紗，河灘的盡頭慢慢地泛動着早霞，漸漸地發亮……多靜謐啊！河那岸工人住宅區的紅磚房冒出了一縷縷炊煙，像粗黑的畫筆在描繪着彩畫。

少頃，技術科副主任宋強哲，披着大衣扛着魚具上。他把大衣扔在樹下，重新收拾着魚具，顯然在別處沒釣着才換了這個地方。

宋（深深地伸了個懶腰）啊！哪也沒有大魚呀！（把魚竿又扔進河中，平靜地注視着魚漂的擺動，不時地向樹那邊望着，慢慢地哼着歌兒。）

崇高而崎嶇的山，

他阻礙了孤獨者的道路，

他死去誰會替他悲傷？

只有孤兒會替他悲傷，

替他悲傷。

我的軀體穿起壽衣來，
爲的是睡在花的世界裏；
我雙手拿起弓和箭，
爲的是向敵人射擊，

向敵人射擊。〔註〕

（突然使勁一拉竿，沒魚。）又跑啦！（收拾了一下，又甩進去，靜靜地看着，陳瑞玉上，宋又唱。）

崇高而崎嶇的山，

他阻礙了孤獨者的道路……

陳把魚具投進湖中，偷視着宋。宋看見了他，但沒理他，仍繼續唱着。

陳（慢慢走近宋）同志，我的曲蛇沒啦，您能賣給我幾條嗎？要三條大的，五條小的。

宋（驚異地眯着這個人，然後坦然地說）我也不多了，總還可以送給你五條，其中有一根大的。（把曲蛇給他。）

陳您是……

宋我是這個廠子的技術科副主任宋強哲。

〔註〕一個民歌。

陳 啊！宋主任。您是廠子裏的名人，受表揚的工程師。（湊近他）一〇八讓我聽候你的命令，我是三〇九，陳——瑞——玉。（把一個紙捲給他。）

宋 （看完，點了點頭，把紙捲又還給他。觀察着陳把紙捲一口吃進肚內的動作。）好啊，我們的任務就是拴住他們的脖子，只要他們車出不去，我們就算打折了他們建設的大腿。目前情況對我們很有利：轉換車型試製的新產品剛剛成功；新任的黨委書記還沒來；一切都要在這個機會之前辦，青黃不接，新舊產品交替，廠長是個讓驕傲支配糊塗了的混蛋！

陳 這是個機會，那您的具體計劃……

宋 （回顧了一下周圍）撞死姓周的那個工程師。撞死了他，送審圖紙就得我去，道上我改了圖紙，讓他們出廢車。以後再巧妙地破壞一台機器，把他們的精力引到這上，圖紙的更改是沒人發現的。

陳 一旦發現了……

宋 推在死人身上。所以一定要撞死他。

陳 （掏出圖）今天晚間十一點二十六分，（指着圖）他從這，路過這，到車站。當他拐過商店，到西南角上，你就開足馬力撞！第一，那兒岔道多、開闊，容易跑掉，前面還沒有派出所；第二，離醫院遠，救急不方便；第三，商店裏值宿人員少，還是

女同志……（乾笑了笑）事情安排的很合乎人情。記住，一定撞死他！辦完了當天就乘他坐的那趟十二點十六分的快車回去，哪兒也不要停留，扮成一個走私者，萬一摔了，也頂多是個走私犯。（拿出一包東西）這是文件，很重要，如果帶不走，一定要燬掉。這是錢，一半給你，一半買些私用品做幌子。

這是什麼？

宋 一旦不幸——摔了，就馬上把它吃到嘴裏。

毒藥？

宋 用不着問。你走了之後，派一個忠實的人通知我說你走了，而且帶着文件，見面的時間是，距現在一個月之後的十八號下午，在工廠附屬醫院，口號是：「我祝賀你——宋主任，應當繼續創造！」憑據是：把這丸藥還給我，好證明你真是成功了。千萬要記住，一個十分忠實的人。

宋 那麼說，萬事具備了，還需要我什麼？

陳 讓一〇八轉告F八四，不要再和九〇六，七〇三，八〇四，M八二聯系，他們整個摔了……（遠處傳來腳步聲。）分開點，釣。

宋 陳 陳提了一下竿，遠處有一個工人慢慢走近。

宋 嚇，這是條大的，都到了水皮啦，又跑了……

宋 （不耐煩地）同志，小點聲，你沒釣着，把別人的也給嚇跑了。

這個人看了看他們就走過去了。

少頃，宋做了個乾淨的動作，把魚竿扔入湖中，看了看錶。

宋 你該走了，差十幾分廠長就該散步來了。

陳 （點了點頭）哦，這條大魚，跑啦。

宋 （生氣地）同志，你還能安靜點不？這不是你一個人。

陳 嚇，釣魚還怕吵吵！天生這麼大嗓門，一吵吵魚就站隊集合來咬鉤。（宋看了他

下。）別瞪眼珠子，我走好吧，準得在這釣，真是的。（陳收拾了一下魚具，下。）

宋整理了一下自己身邊的東西，查看了一下周圍，又集中力量釣魚。

少頃，老陰頭慢慢地邁着小步走上。

宋 （恭維地）你好，陰師傅！

陰 （連看也沒看他）這年頭，誰都好。（宋呆直地望着他）你不用看我，去告訴廠長吧！

他是你的好朋友，說我這老陰頭子不看重你這當主任的。

陰不搖不晃地向前走去。廠長萬里上，望着陰的背影搖頭微笑着。

宋 啊！廠長，您早。

廠 你早。這個固執的老頭子，他還跟你鬧私人意見呢。

宋 到歲數啦，肝火旺。

廠 怎麼樣，老宋？（蹲下看着魚簍）你這技術水平也太低了……哦，咬鉤啦，別動，別

動！還不行，得再咬咬，好啦，提！

真的有尾大魚，活蹦亂跳地在地上翻滾着，宋急忙抓住。

宋（拿着魚往籃裏放，笑着對廠長）什麼事也比不了你……。啊！挨了一早晨累，釣魚的樂趣就在這一剎那呀。

廠樂趣，在什麼上都有，就看你找不找。比如在工廠裏的樂趣……

宋（緊接過）就是當我們得獎旗獎金的時候。

二人相對地和諧地笑了笑。

廠哎，老宋，圖紙送審了吧？

宋還沒有，他準備今天晚車走。

廠一切事情都要抓緊。咱們不像別人，名聲在外啦，我們的經驗別人當成寶貝，今天

天津來了學習團，連北京的都在學習着我們，這不是個簡單事情啊！

宋這當然不是個簡單的事情嘍。廠長，聽說咱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啦！

廠什麼，百尺竿頭？

宋新任的黨委書記要來了，這不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嗎？

廠（笑着）啊，你說的是他呀！對，是快來了。（回憶地）他是我的朋友、鄉親、老戰

友，我很想念他。不怪人家說，友情是世界上最寶貴的。（看了宋一眼）你老兄也一

樣，我的好朋友，給了我很大的幫助，技術上的專家，我的優秀老師。（打開了筆

記本）來吧，開始吧，兩天上一課，真够我忙的。

宋（很和善地把筆記本給他合上）廠長，今天這課不學了。我請你講講過去的事吧，你

是答應過我的。

我講過了啊！

宋廠那是講你。這回主要講他。將來我要和他一塊生活，一塊工作，我需要了解他和取

得他的幫助。

廠不要講吧，（看了宋一眼，宋搖頭）講起來，又要勾起了我多大的心事啊！（喘了口氣）

他，是個非常好的人，謙虛勇敢，在軍隊裏大夥都叫他「青年有爲」，老鄉們都喊他「愛求真的人」。在隊伍上有些戰士都講說他的故事……很多人都羨慕他。他對同志熱誠，能勤苦地學習，又能在事業上埋頭地鑽研。我們都是萬家嶺子人，童年時候一塊放羊，就像我那段一樣，他還沒有一枝步槍高就參加了革命，後來我們一塊兒到了延安。（回憶地）延安！這個美麗的古城！咱們黨的歷史和它分不開，整個革命和它分不開，在那狂風暴雨的年頭，有許許多重大事件都和它分不開，我們曾經在城東的寶塔下暢談過理想，也曾經順着延河的流水想念過家鄉，總之，一切都不能使我忘記。我沒有才華，沒有那些搞文藝工作的才華，若不，我會寫出很多詩，歌頌毛主席，歌頌延安。

宋這已經是非常動人的詩了，你看我都忘了喘氣，說下去，看不出，您還有這麼大的

藝術天才。

廠 (笑着) 你這是說什麼，開我的玩笑嗎？

宋 (故作誠懇地) 不。知己朋友嘛，我確實覺得你有本事，從軍隊到工廠，從政治哲學到文藝科學，你都能够研究，而且通曉。(他奉承地捧着這個驕傲的人。)

廠 別使我難堪吧！朋友，我離博學還遠的很哪！

宋 不！我從不喜歡恭維人，你實在是有才華。一個真正的優秀黨員所走過的道路總是使人羨慕的。來，接着說下去。

廠 是保衛延安那年，他隨着隊伍走了。(用手數着) 四七、四八、四九、五〇、五一、五二、五三，七年了，這七年沒有一天我會忘了他……

遠方，響起了氣笛——上班的信號。於是一切開始了：喧嚷和歡樂……勞動和創造……

老宋，工作開始了。讓周工程師抓緊時間去送審。一切都沒問題了！咱們要把準備工作做好，好衝鋒。

宋 哦，咬漂了，讓我釣上這條大魚！

第一幕

第一場

地點：廠長辦公室。

時間：數日後的一個中午。

景：台左是門，右邊是廠長的辦公室。一間寬敞的房子，擺着桌椅之類的會議用具。窗子開着，垂着絲綾窗簾，透過它可以望到遠方工廠和車間的樓房。屋子收拾的挺整齊、舒適，牆上有畫和生產進度表，牆角處立着卷櫃和書架。斜上方有張桌子，擺着調度電話和普通電話。另面是沙發小几之類的擺設。

幕啓：人們正開着簡單的生產會議，來開會的大部份是車間的基層幹部。會議正開到集中研究專門問題，宋主任在站着發言。

宋……我想要跟同志們說的，就是這些。我提醒同志們，爲什麼廠長在這個時候把同志們請來！關鍵就在這——車出不來。一定要集中一切力量來解決「側柱」。

他安然地坐下，看着廠長。

廠主任，請你把這個向同志們宣佈了。

宋（精明地）好。（對衆）部裏對貨催的很急，這批一定要爭取提前交。（打開紙封）礦

山方面也來信催，咱們的廠子是榮譽廠，名聲在外，受到表揚和重視，我們要保持榮譽，特別是在大規模建設的時期，同志們，無論如何要發揮我們的積極性，創造地來完成國家的任務。（看了看廠長）總之，我再重復一遍：車，出不來的關鍵在於

「側柱」，「側柱」完成的不好，就影響下一個工序，一個影響一個，一個影響一個……

陰（氣憤地把帽子一摔）這話，我不愛聽。我領着小孩子們幹的比小麻雀飛的還快，還

讓我們幹什麼？我們新轉換車型，是新的，這種新製品……

宋（搶過）陰老大爺，別忘了我們是流水作業，若是在你這堵住了，別人怎麼幹呢？

（煽動羣衆地）這話對吧？

幹部甲（站起）老陰頭子，你出不來「側柱」還打算叫別人拿大腿頂是怎麼的？

幹部乙 廠長，供不上「側柱」，我們是保不住計劃啦！

廠（把煙熄滅）同志們都埋怨「側柱」，（對陰）陰葛冲，他們是不是看你好欺侮啊？

陰 這話，我愛聽，真有那麼點。

廠 老陰頭子，你先給我談談，因為什麼兩台機器你們搞垮了一台？

陰 廠長，你這話可不對情由，我不是早就向你彙報了嗎？

廠問題不在於彙報不彙報，而在於它決定於你的「側柱」生產，從你的機器壞了到現在，妨礙了五天生產，修理好還需要半個月，半個月呀！「側柱」的產量還得欠半個月的債，就是騎快馬也得兩個月才能恢復了正常的生產狀態。老陰頭子，那末就得讓大家跟着你苦惱兩個月。工廠的榮譽，就讓你這兩個月給吞了啊！

陰 我能說什麼？機器壞了，找不着「叉口」就得我揹着唄。（狠心地）行啊，你處罰我吧，我老頭子認啦。

廠 問題不在於用簡單的官僚主義方式處罰你一頓就得了，它關係到整個生產。我們全廠才只有兩台，可你們竟居然搞壞了一台，怎麼辦，拿什麼來完成國家任務？你替我想辦法。

陰氣憤地坐下，把臉扭過去。

羣衆互相看着，沉默着。

少頃，門開，石英春和小馬進來，他們弄的很髒，看的出來是剛剛完工。

小馬看了屋內這個沉默的場面，便頑皮地伸了伸舌頭。老石靦靦地拉了小馬一把，悄悄地坐在老陰頭旁邊。小馬搔了老陰頭一下，老陰頭看了看他又回過頭去沒理他。

廠長從老石一進來，就一直看着他，直到他坐穩了。

石 廠 石英春同志，你回答我，知不知道開會？

（坦率地）知道。

廠

那麼說是故意來晚了！（訓斥地）你是廠裏的模範，怎麼能不遵守廠裏的會議制度呢？模範不只是生產好，而是處處帶頭。（石英春沒有吱聲，廠長慢慢地把眼光又轉向陰。）老陰頭子，你回答我，機器壞了，怎麼生產？

陰不語，小馬好像看出點什麼了，一個勁地讓石說話，石推讓着，最後小馬才鼓鼓勁勇敢地站起來。

馬

廠長，您讓陰師傅回答什麼？那機器壞了嗎？

廠

那麼是你收拾好的？

馬

不。可有人把它收拾好了。

廠

誰？

衆

誰？

馬

石英春。他來晚了就爲了這個，修理機器來着。

大家把目光都一致轉向石。石謙虛地向大家答着禮。

馬

靜一靜，同志們。是這麼回事，老石聽說陰師傅的機器壞了，就着急了，他從前一學徒就是學的那行手藝，他大着胆子去了，（很幽默地）可又低頭喪氣地回來了，不能修理，也是沒零件。今兒個下了班我們又去試驗試驗，還是不行。他就坐那「古求古求」整了半天才算成功了，機器好使了，因爲這個才來晚了。

廠

（走近石向石握手）我錯怪你了，老石同志。